

春天里的长五间

◎雨江南(渝北)

春天,这个万物复苏、生机盎然的季节,总是以它独有的温柔与活力,唤醒沉睡的大地,也唤醒了我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在这个绚烂多彩的季节里,我尤其喜欢漫步在乡村的“长五间”——那是一个充满故事与回忆的地方,五间相连的老屋,在春光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宁静而祥和。

长五间,并非什么名胜古迹,而是我家乡的一片老宅区,因五栋老屋紧密相连而得名。这些老屋历经风雨,见证了岁月的沧桑,也承载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。春天一到,长五间便披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,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了它们换上了节日的盛装。

走进长五间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

爬满青藤的院墙。那些青藤,像是春天的使者,早早地就攀上了墙头,用它们那嫩绿的叶片和细碎的花朵,诉说着春天的到来。一阵微风吹过,青藤轻轻摇曳,仿佛在低语,邀请你一同分享这份春天的喜悦。

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,我缓步前行。两旁是郁郁葱葱的菜园,各种蔬菜在春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。那嫩绿的菠菜、鲜红的番茄、翠绿的黄瓜……每一株植物都散发着勃勃生机,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叹生命的奇迹。偶尔,还能看到几只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,它们轻盈的身姿,为这宁静的长五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。

穿过菜园,我来到了长五间的中心

——一片开阔的空地。这里曾经是我们孩子们的乐园,春天来临时,我们总爱在这里放风筝、捉迷藏、追逐嬉戏。如今,虽然时光已逝,但那份纯真的快乐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站在空地上,我闭上眼睛,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,仿佛能闻到童年时的欢笑与梦想。

再往里走,便是那五栋紧密相连的老屋了。它们虽然历经风雨,却依然屹立不倒,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每一栋老屋都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风格,有的古朴典雅,有的简约大方。春天里,老屋的屋檐下挂满了翠绿的藤蔓和鲜艳的花朵,它们与老屋的灰瓦白墙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幅美丽

的画卷。

站在长五间的尽头,我回首望去,只见春光洒满整个院落,每一处都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长五间,这个平凡而又神奇的地方,用它独有的方式,记录着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更迭。而我,也将这份美好的记忆深藏心底,让它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春天里的长五间,是一首悠扬的田园诗,是一幅动人的风景画,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印记。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自然的神奇,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平凡而真实的幸福瞬间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我走到哪里,长五间的春天都会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与向往。

母亲的布鞋情结

◎龙芳桂(永川)

时光悠悠,回溯过往,母亲那心灵手巧的模样,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,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。她的针线功夫堪称一绝,做出来的布鞋,不仅合脚舒适,更是精致美观,引得邻里乡亲们满是羡慕与称赞。

幼年的时光,脚下的温暖皆来自母亲亲手制作的布鞋。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,做鞋的工序繁杂琐碎,材料大多需自家筹备,渍麻、打布壳……唯有鞋面与里子,才会从街上买来崭新的布料。

我家院子后方,那十来方土的苕麻地,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每年,苕麻总会割上几茬,尤以四月的最为上

乘。湛蓝天空下,暖阳倾洒,苕麻郁郁葱葱,叶片繁茂鲜亮。母亲踱步至麻地旁,轻轻折下一根麻,手中稍一用力,麻皮顺势剥离至麻秆尖,她眉眼含笑,转身唤父亲:“麻能割啦,快收回去。”父亲对这片苕麻地满怀期许,家中做鞋、打草鞋、绞绳索所需的麻绳皆出自此,他更盼着积攒十多载,能为出嫁的女儿织就一笼体面的麻布帐子。

父亲是农活的行家,不消半日,麻便整整齐齐堆于院子边。母亲搬来小板凳,剥麻动作轻盈娴熟,青麻皮与白麻秆各归其处。紧接着,麻刀在水盆里一蘸,双手翻飞,青与白瞬间分离,洗净晾晒后的麻愈发洁白坚韧,一捆

捆安置于麻兜。

夏日炎炎,正是打布壳的好时机。母亲卸下门板,置于长条凳上,端来调好的浆糊,旧衣裤、边角料在她手中层层叠加,一张饱含心血的布壳渐次成型。全家人的鞋子用量大,母亲隔三岔五便会打上一张。闲暇时分,搓麻绳成了母亲的“必修课”,粗细刚好能穿过针眼,一圈圈挂于墙壁,宛如岁月的环扣。

立冬过后,母亲便全心投入做鞋大业。她从旧书中翻出鞋样,精心修改,牛皮纸剪成的各式鞋样摆满桌面。五层布壳贴合鞋底,蒙上崭新布面,鞋底鞋帮初现雏形。男式鞋帮圆

边大气,女式鞋帮蝴蝶、梅花添彩,纳鞋底更是考验手艺,母亲手底生花,九针花、谷瓣花精美绝伦,即便是最难的男鞋鞋底,在她手中也能完美呈现。

新鞋成排摆放,婶婶、姑姑、邻居们纷至沓来,眼中满是惊艳,口中“啧啧”称赞。此后,家中访客不断,讨鞋样、借麻绳、请教技艺,母亲皆笑脸相迎,耐心相授。

七十余载春秋流转,那隆冬雪夜,菜油灯昏黄闪烁,母亲呵着热气,在发髻上蹭蹭针尖,一针一线勾勒的温暖画面,早已深深烙印心间,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回忆。

第一次挑煤

◎张修强(永川)

大概是我11岁那年,算起来就是1977年。正值夏天放暑假,母亲安排大哥去挑煤,帮家里解决“燃煤之急”。

家住黄瓜山尾麓,离煤厂较近。那个年代,挑煤是每个家庭中的大事。农村生产队里没有通电,更不会有天然气,煤炭是主要燃料,煮饭和煮牲畜食料及其他都靠煤炭燃烧。煤炭不贵,但因交通不便,没有公路和运输车辆,所以需要人力去挑。没有劳动力的家庭特别伤心,家中有男劳动力尤其骄傲。因此,重男轻女显得很自然。

挑煤那天,母亲一大早准备早饭。母亲大声呼叫:“建娃儿(大哥名修建),快点起来吃饭了,今天天气好,吃了饭去挑煤炭咯”。母亲的声音,让我们几姊妹都听见了。我急忙穿衣起床,洗个冷水脸清醒一下。我悄悄来到灶台边仔细打探了一下:吔,不一样。往常都是煮的大米稀饭,或者是红苕稀饭,要么红苕煮汤,要么青菜煮稀饭。菜都是没有油煎的小菜,或者咸菜。今天早上,主食是白干饭,菜除

了小菜,还有鸡蛋汤。我不由自主地吞了口水,心想,挑煤炭,吃得好安逸哟!

为了更快赶到煤厂,挑煤的先吃早饭。大哥得意地坐上桌子,母亲端上白米干饭和鸡蛋汤,他吃得乐滋滋的,脸上骄傲的表情自然流露。大哥吃得香,我们其余四姊妹看得慌。特别是我,心里像猫抓一样,恨不得抢过来整几口。有那个想法,没那个胆量。实在是看到流口水,我忍不住对母亲说:“保保(农村里原来叫妈妈称‘保保’),我要去挑煤炭。”实质上是想吃干饭和鸡蛋汤。母亲说:“你还小,挑不起。”我说:“要去,就是想去。”母亲见我态度坚决,放口说:“好嘛,跟你哥哥一起去试一下吧。”

这时,锅里的干饭只剩下一些锅巴,还有一点米汤和蛋汤,早已没有鸡蛋啰。我还是迫不及待地端着碗,铲起锅巴,倒满剩余的蛋汤,狼吞虎咽吃起来。那才叫香喔,现在想起心里却是酸涩的。

饭后,我和哥哥一起赶上生产队

的挑煤队伍。哥哥挑了个小碳兜儿,我太小,只有背了个小背篋儿。一路上蹦蹦跳跳,好像要去见大世面一样兴奋。对煤炭特别喜欢,路边的一点煤渣渣都小心翼翼地捡来放到背篋里。

不知不觉到了五星煤厂,哎呀呀,不得了,人山人海,挑煤的人太多了。终于排到我们的轮子了,哥哥先上,满满的一挑。我是一个小背篋儿,铲煤的大叔见我小,又是本村的,有点亲近,特别照顾我,给我弄了一坨大煤炭,一点灰灰都没有。我很高兴,心存感激,背起就走。

回来的路上,可以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。先走得很快,也自豪,不到三分之一路程就停下了,肚子又饿了,肩膀勒痛了,屁股墩也被背篋擦红了,腿还软,脚没力。每走几步就想停下,巴不得将来路上捡的煤渣渣从背篋里抖出去。一路上,哥哥在前面不时地叫我,不着急,慢慢走,我在前面等你。

经过万分努力,终于到家了。母亲看到我们两个回家,非常高兴,马上

拿了一把秤把我的煤炭称了一下:十三斤。母亲说:不错,不错,你两个以后就一路,可以帮你爸爸减轻负担了。

从那以后,我有了小煤挑担,常常随哥哥一起挑煤,从此加入了挑煤大军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第一次挑煤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、无法忘却。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
yxdsbbjb@163.com